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五回 孝順男變產還父債

卻說石峻峰回得家來，關門避事。自與蕙郎講幾篇文章，論幾章經史。除此以外，晴明天氣，約相契三四人，閑出郊外，臨流登山，酌酒賦詩而已。那蕙郎未有妻室，與未入泮宮，是他留心的兩件要事。一日，在客舍內靜坐。見兩個媒婆先到面前，一個叫做周大腳，一個叫做馬長腿。笑著說道：“幸逢老爺在家，俺兩個方不枉費了腳步。”峻峰問道：“你兩個是為大相公的婚事而來嗎？”二媒婆答道：“正是為此而來。”峻峰道：“你兩個先到裏面，向太太說知，我隨後就到。”二媒婆聽說，走入中堂去了。石夫人一見說道：“你兩個老媒，為何久不來俺家走走？”二媒婆答道：“俺不是給大相公揀了一頭好親事，還不得閑上太太家來哩。”石夫人問道：“是說的那一家？”二媒婆答道：“是十字街南，路東房老爺家。他家的小姐今年十八，姿色十分出眾。工針指，通文墨。房太太祇這一位小姐，還有一付好陪送哩。太太與老爺商量，若是中意，俺兩個好上那頭去說。”夫人道：“這卻也好。”叫來喜：“去請老爺進來。”峻峰進得房中，坐下。夫人向著說道：“兩個老媒為蕙郎議親，說的是房家，在十字口南邊住。你可知道麼？”峻峰道：“這是做太河衛守備的房應魁。”二媒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峻峰道：“這是無庸打聽的，那裏的姑娘多大大小了？”二媒道：“十八歲，人材針指，無一不好，且是識文解字。過門時，又有好陪送。說的俱是實話，並不敢半點欺瞞。老爺，若說是好，俺就向那邊說去。”峻峰道：“別無可說，你房老爺若不嫌我窮時，我就與他結親。”兩媒婆見峻峰夫婦已是應許，起身就走。石夫人道：“老媒別走，喫過午飯去。”二媒笑道：“太太，常言說的好，熱媒熱媒，不可遲回。俺那頭說妥了，磕頭時一總擾太太罷。”說畢，就出了大門，直往十字口南去了。二媒婆到得房宅，正值房應魁與夫人劉氏、小姐翠容，在中堂坐著說話。房太太一見，便問道：“你兩個是來給小姐題媒的嗎？”二媒應道：“太太倒猜的準。”翠容聽說，把臉紅了紅，頭也不抬就躲在別房裏去了。房應魁問道：“說的是那一家？”二媒答道：“永寧街上住的石太爺家。”房應魁道：“這個石峻峰，他不給魏太監放賬，連知府也不做了，好一個硬氣人。他的學生我曾見過。人物甚好，學問極通，人俱說他是個神童。目下，卻還未曾進學哩。門當戶對，這是頭好親事，說去罷了。”房夫人道：“既是他家我也曉得。但他家地土不多，居官未久，無甚積蓄。恐過門後，日子艱窘。”房應魁道：“人家作親，會揀的揀兒郎，不會揀的揀宅房。貧富有命定，何必祇看眼前。”夫人道：“主意你拿，妾亦不敢過謬。”二媒又追問一句道：“老爺太太若是應承，俺兩個明日就磕喜頭了。”房應魁道：“這是何事，既然應允，豈肯更口。”二媒聽說辭出。

遲了兩日，兩媒先到石家磕喜頭，每人賞銀二兩。後到房家磕喜頭，也照數賞銀二兩。石峻峰看了日期換過庚帖，議定臘月十八日過門。

峻峰的要緊心事，就割去一半了。祇蕙郎未曾進學，還時刻在念。到得六月半間，學院行文歲考。黃州定於七月初二日調齊，初八日下馬。峻峰聞信，就打點盤纏，領著蕙郎赴府應考。這個學院最認的文章，又喜好書寫。蕙郎進得場時，頭一道題，是季路問事鬼神。次題是，莫非命也。蕙郎下筆如神，未過午刻，兩篇文章，真草俱就。略等了一會，學院升堂，蕙郎就把卷子交去。學院見他人才秀雅，送卷神速。遂叫到公案桌前，把卷子展開一看。真個是字字珠璣，句句錦繡。兼之書寫端楷。誇獎道：“此誠翰院材也。”遂拈筆題詩一首以贈之。其詩云：

人材非易得，川岳自降神。  
文體追西漢，筆鋒傲晉人。  
箕裘千載舊，經濟一時新。  
養就從龍器，應為王家賓。

蕙郎出得場來，把文章寫給他父親一看。峻峰道：“文章雖不甚好，卻還有些指望。”及至拆號，蕙郎進了案首。對門王詮進了第二。

卻說王詮乃刑部主事王有章之子，為人甚不端方。兄弟三個，他係居長。自他父母去世，持其家資殷厚，往往暗地裏圖謀人家的妻女。外面總不露像。蕙郎窺看雖透，因是同進，遂成莫逆之交。

這且不說，卻說峻峰領著蕙郎回到家來，不覺已就是十月盡間。蕙郎的婚期漸近。峻峰打點首飾，制辦衣裳。到了臘月十八的吉期，鼓樂喧天，燭火照地。把新人房翠容娶進門來。拜堂已畢，送入洞房。到晚客散，夫妻恩愛，自不消說。

過得一月有餘，王詮在這邊與蕙郎說話，適值翠容從娘家回來。偷眼瞧見王詮，問丫頭道：“那是何人？”丫頭答道：“是對門王相公。”翠容默然無言。及到晚間，蕙郎歸房。翠容道：“對門王生，獐頭鼠目。心術定屬不端。常相交接，恐為所害。相公千萬留心方妥。”蕙郎答道：“同學朋友，何必相猜。”翠容因娶的未久，亦不便再說了。到得科考，蕙郎蒙取一等一名，補了廩餼，王詮蒙取二等，亦成增廣。兩個合伴上省應試。蕙郎二場被貼而回。是歲蕙郎年正十九，回想相士所批學堂紅鸞一句，已經應驗。再想喪門到前一句，心上卻甚是有些躊躇。及至到了來春三四月間，羅田縣瘟疫大行。峻峰夫婦二人，俱染時症相繼而亡。纔知相士之言，無一不驗。蕙郎克盡子道，衣衾棺槨，無不盡心。把父母發送入土。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魏太監一時雖寬過了石峨，心下終是懷恨。此時西安府，新選了一個知府，姓范名承顏。最好奔走權貴。掣簽後，託人情使銀子，認在魏太監的門下。一日，特來參見，說話之間，魏太監道及石峨不給放賬一事。意味之間，甚覺憾然。范承顏答道：“這有何難，卑職此去定為大人雪恥。”說定告辭而退。

及至范承顏到了任所，留心搜尋石峨在任的事件。他居官三年，並無半點不好的事情。惟長安縣有引河一道，係石峨的前任奉旨所開。數年以來，將近淤平。范承顏就以此為由，稟報督撫。說此河雖係石峨前任所開，石峨在任，並不疏挑，致使淤平。貽水患害民。理應撤回原任，罰銀五千兩，以使賠修。撫院具了題，就著西安府行文用印。

卻說石茂蘭在家，那一日是他父親的周年。一切親友都來祭奠，午間正有客時。忽然兩個差人，一個執簽，一個提鎖，來到石家門首。厲聲叫道：“石相公在家麼？”趙才聽說應道：“在家。”石茂蘭也隨後跟出來。差人一見，不用分說，就走近前來，把鎖子給石生帶上。石生不知何故，大家喧嚷。眾客聽說一齊出來勸解。那差人道：“他是犯了欵差大事，俺們也不敢作主。叫他自己當堂分辨去罷。”翠容在內宅，聽說丈夫被鎖。也跑出門外觀望，誰知早被對門王詮看了盡情。眾人勸解差人不下，也各自散了。翠容見他丈夫事不結局，就回到院內哭去了。

差人帶著石生，見了縣主。縣主問道：“你就是原任長安縣知縣石峨的兒子嗎？”石茂蘭答道：“生員正是。”縣主道：“你父親失誤欵工，理應該你賠修。你作速湊辦銀兩，以便解你前去。”石茂蘭回道：“此河生父並未經手，賠修應在前任。還求老爺原情。”縣公道：“你勿得強辯。著原差押下去，限你一月為期，如或抗違遲誤，定行詳革治罪。”石茂蘭滿心被屈，無可奈何。下得堂來，出了衙門。左右打算，沒處弄錢。祇得去找官中，把房地地土盡行出約變賣。這官中拿著文約，各處覓主。此時人人聞知石生之事，恐有連累，並沒人敢要。

這一日，官中在街上恰恰遇著王詮，提及石茂蘭變產一事。王詮心裏欲暗圖房翠容，遂說道：“朋友有難，理應相幫，這房地地土，別人不敢要時，我卻暫且留下。俟石兄發財時，任他回贖。但不知文約上是要多少銀子？”官中道：“是要四千五百兩。”王詮道：“我也並不揀勒，就照數給他。”官中聽了，喜道：“王相公這就是為朋友了。”遂把石茂蘭請到他家，同著差人，官中把正數四千五百兩銀子兌訖。王詮又說道：“我聽說來文是罰銀五千。四千五百兩，長兄斷不能了結此。莫如外助銀五百兩，係弟的薄心。”石茂蘭謝道：“感長兄盛情，弟何以報。”就把這五百銀子，也拿在家來了。翠容聞知便說道：“對門王家，祇可受他的價銀，是咱所應得的。外銀五百，未必不有別意，斷不可受。”石茂蘭不聽，把翠容送在娘家去。趙才來喜俱各打發走了。遂把宅子地土，一

一交清。縣公辦了一道文書，上寫道：

羅田縣正堂加三級錢，為關移事。敝縣查得，原任長安縣知縣石峨，已經身故。票拘伊子石茂蘭。並賠修銀兩五千正。差解投送，貴府務取收管，須至移者。

羅田縣差了兩個人役，把石生並銀子直解到西安府去了。石生一去莫提。

但不知翠容在家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